

YK 63/26

前　　言

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乃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促进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也是统战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县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已出版了两期，现在第三期又和大家见面了。

本期的主要内容是收集抗日战争胜利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芮城的一些重大事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宗教以及其他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不求完整，只要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启发作用，均予采用。文中记述的事实，大都是撰稿者的亲历和见闻，力求真实具体，但不可能尽属翔实、完整。对同一史实，不同的人的记述，也往往不尽相同，我们都予以保留。因此，需要各方面读者补充和订正。此外，还有历史名人、名胜古迹、古魏山河、人物传说、芮城名产名吃等内容。其中《西候度文化遗址》、《明代民间诗人——刘凤川》、《蒲剧艺术表演家——杨登云》、《刘一虎的传说》、《万蓬头》、明、清、民国《芮城八景》和王兰皋的《大禹渡神柏歌》都是初次发表的珍贵史料。在征集史料过程中，县党史办、县志办、博物馆、公安局、商业局等单位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特致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少，在编选中难免有乖误之处，敬希读者不吝赐教。

封面题字 徐文达

封面设计 范金鳌

芮城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芮城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员委员会 编

一九九〇年七月

芮城县印刷厂印

芮城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顾问：李胜文

委员：李志英 李俊斌

刘觉生 景昆俊

王守基

编辑：马青凡 赵子侠

王师孟 张飞云

文史资料第三辑

目 录

亲历革命史

- 地下斗争琐忆 (李胜文) 1
芮城人民政府在斗争中诞生
..... (李胜文口述 马青凡 王师孟整理) 8

文教史实

- 我记忆中的芮城文化教育发展情况
..... (景 民供稿 王师孟整理) 10
回忆抗建中学 (李林选供稿 赵子侠整理) 15
回忆芮城简易师范学校 (退休教师王师孟) 19

英烈传略

- 吴益坚县长牺牲 (县志办 姚仰皋) 22
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史永正 (党史办 石佩宏) 24
关红玉英勇就义 (县志办 姚仰皋) 38

苛政暴行

- 阎锡山政权对芮城人民的统治
..... (张博文口述 马青凡整理) 39
孔村事件的真象 (赵子侠 马青凡整理) 43
孟当石的滔天罪行 (马青凡 赵子侠整理) 47
腥风雪雨腊月天 (张号立) 50

人物春秋

- 明代民间诗人刘凤川 (刘文英) 56
记陈古柏先生 (刘公博) 68

梨园名人

- 戏剧事业家杨老六 (县志办 景昆俊) 70
蒲剧表演艺术家王存才 (县志办 景昆俊) 76

正气篇

- 爱国僧人唐德盛 (赵子侠 整理) 79
关于刘一虎的传说 (刘文英 收集) 81
万蓬头的传说 (刘文英 收集) 86

芮城胜景

- 王兰皋——神柏歌 (刘文英 收集) 88
咏芮城八景 (明代诗人刘良臣 清代诗
人毕盛赞 姚廷凤 民国牛照藻) 89

古魏山河

- 西侯渡文化遗址 (芮城县博物馆) 95
石佛寺 (芮城县博物馆) 98
清凉寺大殿 (芮城县博物馆) 99
芮城主要山峰简介 (芮城县县志办) 100

商业记略

- 日伪时期的芮城商业 《商业志》 103
灵宝县的小芮城 《商业志》 105
芮城集镇 《商业志》 108
芮城土特名产 (县志办 景昆俊) 113
芮城解放战争时期大事记
..... (姚仰皋 马青凡 赵子侠) 121

地下斗争琐忆

李胜文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当年地下斗争的经历却时时浮现在眼前，犹如发生在昨天一般。

—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条西事变后，四〇年八月四日，地委董奥林同志主持，在胡村沟我的家里重新组成芮城地下县委。书记王勤益（关家磨村人，由延安抗大学习回来）、我和杨中林同志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委员。新县委成立后，便根据党的“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开展工作。

贯彻“精干隐蔽”的方针，本地人员条件一般比较好。比如我吧，一没公开参加过“牺盟会”，二不是知识分子，是个兼做纸炮的农民，而我们村又小又穷，政治条件不复杂，党员较多，加之周围都是大村，敌人对小村注意较少，而且我村离县城很近，便于了解城里情况，开展工作。其他同志有的是教员，有的是搞经商，凭着职业的掩护，隐蔽和开展工作都较方便。但外地的同志就困难多了。首先是以什么人，什么身份出现。县委书记白锋同志，住了几个地方，姓名就改了几次。开始在县西叫张忠仁，后在平王村改名叫李忠信，在南张村又叫张忠让。在平王村是以记帐先生的身份出现的，有时则去当长工，还要对人说是在家怕抓壮丁，出来避难，只劳动不要工钱。董奥林同志在陌南七坪时

叫李玉山，在县西叫王守义，在我家时称为老董，他大都以同学的身份出现。其次是证件。在当时，不管什么人都必须持有“良民证”，否则寸步难行。搞“良业证”本地人还好办，外来的同志就很困难了。如白峰同志的“良民证”是利用南张村成年人集中到县城照像的机会，和群众排在一起，蒙骗敌人搞到的。当时就有人议论他不是本村人，幸亏未有人告密才未出危险。后来，我们打入日伪内部的同志，如赵霁云、阴勃然、任世杰等，又为党员搞到了“密探证”。既有“良民证”，又有“密探证”，行动起来就方便多了。万一出了问题，也能凭证件说情解救。第三是生活困难。活动没有经费；外地同志主要依靠党员家属和可靠群众。有时工作起来，遇不到党员家，又不能冒然行事，常常挨饿。但大家从无怨言，共产党员为解放人民都不惜牺牲生命，这样的困难当然是能够克服的。

二

当时我们的地下工作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教育党员。主要是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气节教育。那时是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作的，弄不好就有掉头的危险。教育党员主要是严守党的纪律，绝对保守党的秘密。党内的事情，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出门时不准带党的书籍、文件、连笔记本也不准带。上边往下边传达一些东西，都是用脑子死记、背熟，分头把精神传达给党员。还教育党员定期过组织生活和交纳党费，没钱的交3分5分，有钱的交多少都可以，但必须按月交纳。

气节教育，主要是教育党员为党的事业要有一种无畏的

牺牲精神，在敌人面前，即使面临杀头的危险，也不能暴露党的秘密和出卖同志。党内材料必要时要烧掉或吃掉，以防泄漏党的机密，给党组织造成损失。

二是发展党员。那时候，发展一个党员可真不容易，是秘密地进行的。首先要广交朋友，经过调查、观察和研究，有目的地接触发展对象。但你不能对人家说，你愿不愿加入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员。对工农出身的对象在开始接触后，交谈时只说，听说共产党是受苦受难的穷人的党，是解放劳动人民的，八路军是真正打日本的军队，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先看看他的态度如何。如果他表示愿意参加，就说咱们都打听，打听着了一块参加。再交谈时，就说，我打听着了，你愿不愿参加。他若愿意就举行仪式让他参加。如果人家不愿意，还得说，那就算了，我也不参加了，以防引起怀疑。

对知识分子则不能用上述简单的办法。物色好对象后，先给些进步书刊使其对党有了一定的认识，并让其写自传。还要给他一定的任务去完成，进行“考验”。入党时，必须经二人以上党员作介绍人。入党后，还要给一段后补期，以继续考察。当时发展党员十分强调“宁缺勿烂”的方针，力争发展一个顶一个。尽管这样，还是有个别党员不起作用或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动摇了。所以，我们当时也清洗了一些党员，使芮城的党组织基本保持了纯洁性和战斗性。

三

芮城县委能够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比较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是与广大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当时，从县东到县西，

党组织的联络点和堡垒户是很多的，光我记忆清楚的就有十几户。陌南乡七坪村阴勃然和阴湛伯家，是个四十多口人的大家，家里开了个中药铺，家里常常住些生人别人不大注意，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阴家为掩护地下党员起了很大作用。董奥林同志就在阴家住了好长时间，代表地委领导条西几个县的工作。原补充一营副营长郭方同志，在平陆洪池一带遭敌暗杀，连刺十几刀，平陆地下党派人把他抬到阴家，一连住了好几个月，直到病痊愈后平安离开。而那时，离七坪村仅一里路的天头沟就驻扎着日本兵，如果没有阴家的掩护，后果可想而知。现在的岭底乡平王村学校，当时有四个党员在那里教书，成了党组织的联络站。马超子的家为便于掩护党的工作，曾开设一座炉院，县委书记白锋同志就是以炉院记帐先生为名住了好长时间的。县城西关赵霁云的家，对我党在县城了解敌情、开展工作、上下通报情况都起了很大作用。董奥林、白锋、郭久长、阎家德和我都先后到过他家，霁云从日本人那里为我党搞到许多绝密材料。如《反共指针》、“密探证”等。日本投降后，利用原参加国民党的身份到阎锡山县政府，不仅得到国民党的活动情况，而且在二战区实行白色恐怖大抓共产党员的时候，及时地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使我们早有防备，还营救了不少党员同志，使地下党组织免遭更大损失。我的家在当时也是地下党的活动重点。芮城县地下县委四〇年八月就是在我家重新成立的。先后在我家住过的有董奥林、白锋、阎家德、郭久长、阴勃然、陈立功、马安国等十几个同志。我父母都是逃难受苦人，对同志们很热情，受苦受累，担惊受怕，从无怨言。一次马安国同志（解县人）黑夜从山北翻山到我家，雪大路

滑，把脚都冻伤了，我父母象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精心护理治疗，伤愈后才离开。

类似的家庭，还有南张村的韩大容家，关磨村的王勤益家，桥头村的李淑珊家，永济韩卓庄子张宽成家、李茂廷家，靠山根李家夭村段苏和和段继直家，杜庄村的杨居清、杨彦明家，中庄村的郭子宜家、大王磨洞村的王随存、吉伟祥家。他们都为当年的地下组织冒着生命危险，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还付出了血的代价。作为一个幸存者，我永远不能忘记当年的骨肉情和血肉关系。党的事业不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奋斗。

四

武装斗争是我们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芮城地下党一开始就注重抓武装斗争。但由于是敌战区，离根据地较远，我们的武装不能用八路军的名称，只能以灰色的面貌出现。以便于生存和开展武装斗争。

三八年初，陈在时来后就组织了人民武装自卫总队（都是阎锡山的名义），陈任总队长。在此期间，为正规军如决死队、八路军等输送许多兵员。后改编为政卫队，再以后正式成为二一三旅五九团，芮城是三营，营长蔡发祥，教导员赵敬斋。

三九年十二月事变后，条西沦为日本占领区，永济山南的三四区和芮城的一三区这块三角地带，还有阎锡山的七区保安司令部领导的两个团（十三和十四团）。我们党在保安司令部和十四团有些工作（景秋岳任司令部参谋主任），后来搞了补充第一营（景秋岳任营长）和第三营（杜伯实任营

长），这两个营是我党领导的灰色武装。一九四二年正月，日寇纠集九县兵力对条山特别是条西山南一带进行残酷的大扫荡，中央军的一七七师和十三四团团长赵子龙、蔡伯叔及一些连排长相继投敌。补充第一营虽战斗力较强，但与日本数次遭遇后，一些同志牺牲，其余分散隐蔽起来。补充第三营在敌扫荡之前奉命调往桔王山侦察道路，联系友军，以便紧要时部队跳出日军合围圈，所以三营损失不大。扫荡过后，他们随即过来收拢一营和其他连队的人员编成游击支队，在平陆洪池一带活动。

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七区专署保安司令部组建保八团，由景秋岳推荐马文彬任团长。马由河南禹店偷渡过河，带了几十人到芮城活动。十月间，地下联合县委通过马如飞（马文彬之堂兄）做工作，派薛新法（改名张凯）、秦立功等同志到马文彬部协助工作。张凯后任营长。不久，约在四三年七八月间，在一次日寇扫荡中，马文彬不幸负伤被俘，被日寇杀害于县城西关。这支武装后来由张凯领导，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间，该部队在永济张营村宣布起义。

五

每当回忆起那战斗的岁月，我的心情总是十分激动。我想，我们为什么能在那个时候出生入死地坚持地下斗争，又为什么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取得胜利，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到了确信无疑的程度。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是完全正确的道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

实现。这个理想深深地扎根在我们脑子里，想信共产主义一定能胜利！

第二、当时想的是解放劳苦大众，根本不考虑自己捞点什么，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的事业。

第三、当时同志们之间没有利害矛盾，更没有什么冲突，党员之间都是最亲爱的人，在工作中把困难危险留给自己，把方便安全让给同志。

第四、有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的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是无法进行的。我对这一点感受尤深。

第五、有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观念，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些铁的纪律。我们都能够自觉地遵循这些观念和遵守这些纪律。

有了以上几点，我们就可以做到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任务都能完成，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芮城县人民政府 在斗争中诞生

李胜文口述 马青凡 王师孟整理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派统委杜子明来芮城组织反动武装保安四支队，抢夺八年抗战的胜利成果，保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积极推行阎锡山的反共“肃伪”政策，芮城大地一时白色恐怖，我党组织重新转入山林，继续开展斗争。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太岳部队五十团团长北沙率部解放了风陵渡；四月二十九日，我太岳军区第四纵队二十二旅三个团从东、北两路进军，太岳军队五十六团二营四连从西路进军，解放了芮城。五月二日，二十二旅撤离芮城时，留下民运科长史宗洛代理芮城县长，芮城县人民政府成立。下设战勤科、财政科、工商科、司法科、税务局、公安局、武装部、邮电局、县长办公室（兼管民政、教育）等机构。

芮城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支前”。先后组织民兵、民工、担架队、运输队支援三次战争：（一）五月份支援太岳军区主力四纵队攻打运城。（二）六月份支援太岳军区陈庚大军由平陆芮城等地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四季度支援晋冀豫和西北一部分野战军第二次攻打运城。其次是在农村开展了除奸反霸和土改运动，摧毁了这块土地上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等三，利用工商业者向敌占区运

销食盐换取日用品（主要是布匹），用少量鸦片（日伪统治时期，山西有六十一个县种植）到敌占区换取药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此后，芮城县人民政府在斗争中不断成熟和发展，特别是经受了四八年一月“拉锯”时期的严峻考验，领导芮城人民在解放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我记忆中的 芮城文化教育发展情况

景民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芮城，中共芮城县委和人民政府当即向社会发出通告，安定民心，号召一切工商业、学校在原有基础上都立即开工、开商、开学上课。但是我在遭受了八年抗日战争的破坏和两年国民党、阎锡山的反动政权统治，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文化教育事业更受摧残，基础非常薄弱，加之阎锡山白色恐怖的反动欺骗，致使大多数人民群众常常惊恐不安，全县几个集镇均被严重破坏，县东在东坡下坑南由阴豁然、陈大柏等几个知识分子成立了一所高级小学，县南在太安村有一所高级小学，县西在古仁有一所高级小学，在西坡下蔡村有由李旬春先生创办的一所条南中学，在水峪村由我地下党掌握的由曹云翹任校长的抗战建国中学（简称“抗建中学”），各较大村庄设有小学，除小学外以上这些学校都已先后停办。

由于当时一些反动武装尚未彻底肃清，我县党政机关设在城北十里的上郭村。地主、恶霸等一切反动势力时常勾结一起和河南灵宝一带的国民党胡宗南部不断进行骚扰，闹得人心惶惶，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也认识不清，工作不安心，部分青年教员逃往河南各地，就是留在家里的也有的躲藏，有的另就他业，对我党采取观望态度，使大部分学校处于瘫痪状态。

四七年夏收前，我党和人民政府经过一段宣传教育，对

一些敢于明目张胆的罪大恶极的不镇压不能教育群众的、死心踏地的与人民对抗到底的反动分子予以镇压。当时工作重点是支援前线、保护夏收，这样人民群众才有所觉悟，对我党也有了初步认识。

夏收后于八月份我县党政领导为了尽快地恢复教育事业，决定在龙泉和涧西村召开第一次全县教员大会，参加的有200多人。这次大会主要解决知识分子对我党的认识问题。县长景秋岳、县农会主席杨海青等同志都讲了话，宣党的基本政策传。通过这次会议，使教员初步接受了教育是为工农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教育必须与中心工作结合，必须与劳动生产结合。会后一些大村都开了学，简易师范也在县城重新建立，副县长王献宜任校长、阴湛伯任教导主任，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四七年冬到四八年春教育界除教育学生文化知识外，要求配合中心工作、洗刷旧的反动标语，书写宣传政策的新标语，召开群众会宣传教育群众，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人民才能解放。所以教员不同于旧社会的“教书先生”、“孩儿王”。他们既是人民教师，又是工作员。

四七年底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匪帮，企图援救盘踞在运城的残匪、又曾一度渡河，我县窜逃到河南的反动势力马汉臣、李化南、范德生等土匪又都狐假虎威地卷土重来。时值寒冬腊月，大雪覆盖大地，芮城天空一时阴霾雾障。刚刚发动起来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又遭受到极大的灾难。有些觉悟较高，积极配合中心工作的教员，更是敌人的眼中钉，败逃到运城的土匪孟当石，这时又从运城窜出，疯狂地向人民报